

平暴纪实

叶宣 编



平暴纪实

叶 宣 编

平 暴 纪 实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83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量: 1—5,000册

ISBN 7-5378-0278-5

I·271

定价: 4.00元

前 言

发生在今年春夏之交的首都反革命暴乱和平息暴乱的斗争，引起了全世界的关心和瞩目。各国的新闻机构、传播媒介围绕它开展了一场虚的、实的，褒的、贬的，真的、假的，毁的、誉的，针锋相对的宣传战，使人们对这个事变发生、发展及演进的每一个细节，更为关注。

本书是随戒严部队各部记者，以及武警、公安干警和战斗在平暴斗争第一线的部队记者共同采写的纪实文学，它将告诉你事件的全过程及一切细节。

全书以时间为序，详实地记叙了由学潮到动乱、到暴乱的发展过程，全面、忠实、全景式地对部队奉命戒严，进京受阻，被数万群众围堵，6·2夜便装进城，6·3、6·4各路大军冒矢石、踏火海、破路障、斗暴徒突进天安门广场，出奇兵、显神威捣毁“高自联”指挥部，及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全过程，对各个阶段，各个侧面，作了具体的描述和反映。它不仅表现了戒严部队、公安干警、武警严守纪律，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气壮山河的精神，更表现了他们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忠勇果敢，威震暴徒的大无畏气概，不愧是仁义之师，威武之师。

全书不回避矛盾，有很多情况和场面鲜为人知，首次披

露，如张瑩少将受伤，解放军一个团的装甲车几乎损失殆尽，数支进城部队被冲散……以及侦察兵天安门广场枪击“高自联”喇叭，防暴警察初试身手，公安干警乔装擒暴徒等等。这本书是当前开展的整党及学习江泽民总书记讲话的重要辅助读物，也是对各大专院校师生及广大读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材料。

北京，倾斜的五月

——关于北京学潮、动乱的纪实

牛 车

时间：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九年五月一十九日，夜。

地点：北京市西郊，总后勤部礼堂。

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抉择在这里拉开了序幕。

中共中央、国务院，庄严地召开了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

李鹏总理严肃的脸庞上，两眼透出了锐利的目光。他声如洪钟：“当前首都形势相当严峻。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遭到破坏。本来，五月初以前，经过大量的工作，形势已趋于平稳，但进入五月以后，又更加动乱起来。卷入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多，许多高等学校陷入瘫痪，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来制止动乱。”

杨尚昆主席面对现实，一字一板地发表了讲话：“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这里开会，也没有行车的自由，都必须绕很多弯子，才能到这个地方来……为了稳定北京市局面，我们迫不得已调一部分解放军进驻北京附近。”

李鹏总理、杨尚昆主席的讲话，随着狂飙般的掌声，迅速传到北京市的家家户户，传到动乱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引起了轩然大波。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定，翌日，李鹏总理又签署了国务院命令，从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这是迫不得已的行动！

这是果断的措施！

这是英明决策！

这是对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指挥者一次强大的震撼。

历史将在这里大书特写一笔。

一、来自塞万提斯像下的消息

北京大学，虽不能与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相提并论，但它实实在在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培养出了一代代栋梁之才。中国的青年学生都为能步入那个门坎，感到荣幸和骄傲。然而，校园的生活并不平静。

今年初，特别是进入4月以后，北大校园内外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从那里，相继出现了许多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大字报。其内容令人触目惊心，火药味呛人。一张小字报说：“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能从《宪法》中消失……必将高悬于人民利益之上”。“我国社会表现的虚假的宽松和谐安定团结，是以对全体人民普遍的高压和数百万优秀人才的鲜

血、生命以及丧失自由和健康的代价换取的”。另一张小字报宣称：“马克思主义等于乌托邦。”“不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改革就没有实际意义”。等等。在“民主”的光环下，点着方励之、刘宾雁的名字要求平反。对于国家的发展方向，还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和主张。这就是，在经济上要搞“私有化”。有人抛出了《私有制宣言》；在政治上，要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不妨请国民党来大陆“执政”；在思想、文化上，要实现“多元化”，提倡绝对的“新闻自由”和“私人办报”……让人们“摆脱中共领导，为自由而战”。

这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纲领吗？他们这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喧嚣，就这样，在北大校园中塞万提斯的塑像下传播蔓延，严重影响和毒化着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和意识。

再把时间倒回去一年。

1988年5月4日，北大校园正值庆祝“五四运动”69周年和建校90周年。突然，大名鼎鼎的方励之和“青年导师”李淑娴来到了塞万提斯像前，与“北大青年会见”。方励之早在1986年就大声疾呼，要对党和政府“捅一捅”、“动动作作”；1987年，又在学生中鼓噪，宣称：要用一些激烈方式“夺取”民主。他这次来，神采奕奕，大讲自己的生活自由，大讲自己到处受到欢迎。他鼓励说：“知识分子要入党，要改变党的颜色”。于是以王丹等人为骨干，以在北大学生中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聚集“民主力量”为目的的“民主沙龙”，在塞万提斯像前开场了。

从此，王丹等人在他们“导师”的指导下，每周周三下

午，在塞万提斯像下公开地办起了“民主沙龙”，讨论方励之、李淑娴出的题目，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他们公开叫嚷要废除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大肆宣传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从去年到今年，王丹等人先后举行了17场“民主沙龙”集会。在今年初的一次“民主沙龙”讨论会上，王丹说：“所有知识界都感到今年要有大事情发生，我希望在目前这个时机，大家都团结起来”。“如果大家都撺掇得比较欢，这个进程就推进了”。方励之也高兴地说，再来这样三次集会，就可以上街了。

果然，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向党和政府发难了。香港《明报》载文称：“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酝酿于‘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猝然去世。动乱的策划者们认为时机到了，便把原计划在5月4日的行动提前进行，拉开了“学潮”和动乱的序幕。

二、急剧升级的学潮

首都部分高校学生走上街头，以悼念胡耀邦同志为名，进行非法的游行示威。平静的古城，一下子喧闹起来。先是几所学校，后是十几所学校，再后是几十所学校。游行队伍举着“要民主，争自由”、“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

政府”等标语，沿着三环路、二环路走向长安大街，涌向天安门广场。

那些宣扬给共产党换血的“精英”们，也从幕后走上前台。他们通过办沙龙，搞演讲，通过大量传播工具，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失误以及党内一些消极腐败的现象，散布大量否定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言论，使一些学生失去了对党和政府的基本信任，自觉不自觉地被他们牵住了鼻子，而且越走越远，以至背离了自己的初衷，陷入泥潭，无力自拔。

然而，那些“精英”们也意识到了：仅仅依靠这些口号和不明真相学生的激情，是难以调动北京市民情绪的，也是不能翻起大浪的，必须通过一种媒介激起市民的震怒，让市民卷进由他们策划的学潮，搞乱北京，乱中夺权。

这种媒介就是谣言。

一时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谣言，把缺乏判断力的善良的学生和市民搞得晕头转向，使人们乱了方寸，增大了纠正错误认识的难度，刺激了学潮的升温。

谣言之一：“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被气死。”

4月8日，胡耀邦同志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李铁映同志关于教育工作文件的说明时，突然脸色苍白，举手告假。于是，会议中止，耀邦同志被送进医院抢救，7天后不幸逝世。新闻媒介对亲属采访证实，耀邦同志是患了大面积心肌梗塞而被送进医院的，并进行了全力抢救。

对于耀邦同志的逝世，北京城的百姓痛心疾首，用白花、花圈和一幅幅挽联寄托哀思。北京大学和其它一些高等

院校学生也纷纷举行悼念会，沉痛地悼念这位伟人。这时，学潮的组织者认定这是个动乱的机会。他们利用人民对领袖的哀思情绪，抛出了“胡被气死”的消息，而且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大街小巷纷纷扬扬。天真幼稚学生被激怒了。他们打着“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横幅，抬着花圈，高呼打倒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口号上街了。

4月18日凌晨，王丹等人在策划者的操纵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进行了演讲，提出了9条政治纲领。这9条后来演变成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府几次请愿的7条纲领，其中心一条是：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4月22日，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就在大会举行的同时，天安门广场聚集了数万名学生。在这个历史的镜头里，真诚和虚伪的、正义和丑恶的、明火执仗和阴谋策乱的，都混在一起，每个人的感情只有他自己知道。在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前，在庄严的时刻，他们拿死人压活人，借悼念递交与悼念无关的请愿书，演出了一场卑劣的闹剧。

待到事实澄清后，矛盾已经激化，“气死”的阴影还笼罩在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学生心头，加剧了学生与政府的对立，达到了蛊惑人心的目的。

策动学潮组织者之一包遵信，毫不掩饰内心的激动：“一听到学生上天安门游行，当时就特别兴奋。”

很快，学潮升为动乱。

谣言之二：“‘4·26’惨案。新华门前，千名爱国人士倒在血泊之中”。

4月19日晚至20日晨，数百名学生围聚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有的发表煽动性演说，有的向警察投掷砖块和汽水瓶，企图挑起事端。4名维持秩序的警察，被人群中掷来的砖块和瓶子打伤了。

有些人还多次冲击中南海。

警察耐心地对这些学生劝说了约两个小时。

20日凌晨3时40分左右，广播了北京市政府的通告，要求在场学生20分钟之内离开新华门。以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和交通秩序。但是，快到天亮的时候，仍有200多人不肯离去。为了维护秩序，使即将大量运行的公共汽车正常行驶，警察依照治安管理条例，只好挟着这些学生，将他们送上大型公共交通汽车，送回学校。有的学生极力挣跳着不肯上车，又吵又骂；有人在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已经送进车里的学生在车上砸破了不少车窗玻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和警察之间发生了互相推拉和厮打现象，双方也都有人受伤，可没有一个大学生被警察打成重伤或住院的。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袁立本，4月20日那天就在新华门现场，目睹了上述事实。

很快，北京到处相传：“警察穿着大头鞋，拎着武装带，拼命地抽打学生，还打伤了不少妇女和孩子，有千名学生和市民被打伤”。

这就是他们编织的“4·20”惨案。

谣言之三：“警车轧死一位参加悼念活动的女大学生。”

这一传闻，其实是一起交通事故，同警车、警察是根本沾不上边的。可是，有些人借题发挥，把它作为“4·20”惨

案的一部分内容，在学生中，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4月19日晚，北师大外语系85届女学生郭向东，与本系同学杨庆云，去民族文化宫看戏。22时，她们在骑车返校途中与电车车厢相碰，倒在电车右边中、后轮之间，被后轮轧成重伤，送往积水潭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翌日，市交通部门负责人专程前往北师大与校领导共同研究如何做好善后处理事宜。

这就是事情真相。

对此，郭向东的男朋友证实是105路电车轧死的，而一些人却借题发挥，大肆造谣，使亲眼所见这起交通事故的学生大惑不解。一个“高自联”头头说：“你太傻冒了，这是动员群众的需要。”

这起交通事故，又成为4月21日升级游行的来由。

谣言之四：“李鹏总理‘答应’接见学生代表，却没有来。学生受骗了。”

这个传闻来自召开胡耀邦追悼大会的那一天。

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之后，有人散布说，一位专业报纸的记者传来话语：“李鹏总理可以在12时40分接见学生”。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许多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呆了一夜。后来，有关负责同志找到这位记者，他否认了这一事实。这位记者说：“这纯属无中生有的谣传”。他说，他有当时在现场和学生谈话的录音，可以作证。

这一谣言，挑拨群众、学生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起首都高校6万学生的罢课。

.....

罢课！罢课！罢课！

空荡荡的操场，空荡荡的教室，空荡荡的学校。

北京高校学生在一些人的策动下，成立了“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这就是那臭名昭著的“高自联”。一些自我标榜民族“精英”的人纷纷来这里出谋划策，鼓动学生打出两块“招牌”上街游行，对政府施加压力。一块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1986年中央对胡耀邦的处理；一块是：“为自由化”平反，为反对“自由化”运动中受到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大多数青年学生茫茫然不知所从。他们上了“贼船”还自以为是爱国行动，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走上了危险征途。

北京的这种局势，很快波及到了全国一些大中城市。长沙出现了打、砸、抢、烧事件；成都也发生了类似情况；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遥相呼应……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动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感到问题极为严重，便向总书记赵紫阳同志及时提出：采取相应对策，制止事态发展。可赵紫阳只强调克制、对话，没有对事态进行认真分析，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苦闷，困惑，焦虑。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党的声音。

三、“4·27”大游行

这种无政府状况，不能继续任其泛滥下去了。

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常委和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

指出：“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帜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动乱！动乱！《人民日报》的社论，使动乱策划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震动。学生们也被社论惊呆了：“我们的爱国行动，怎么成了动乱？”

此时此刻，王丹又急急忙忙地来到“导师”那里进行讨教。王丹回来以后，立即召开会议，改变斗争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于是，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高自联”便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学生们于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高自联”还根据策动者的授意，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政府”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容易使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迷惑了市民，也迷惑了学生。同时，一些策划者也频繁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和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各大学的“高自联”头头。随时给他们出谋划策。

4月27日，北京高校数以万计的学生，打着横幅，喊着口号，走出校门，上街游行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官倒，官倒，打不倒”的口号声，在北京上空震荡。

旗帜变了，口号变了，然而，反动实质却没有改变。

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从三环路向二环路、长安街走来，

几乎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在学生几个必须通过的大路口，一车车维持公共秩序的公安干警和背着水壶、穿胶鞋的士兵，采取层层围阻的办法，进行劝说，阻拦。警察和士兵保持着极大的克制，没有和学生队伍发生厮打和冲突。可是，赤手空拳的军警怎能阻止游行队伍呢？数万名大学生唱着“危难之时显身手，显身手”的歌儿，一步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沿途有数十万群众围观。

清华园一个只有18岁的女生，抹着满脸的汗珠儿激动地说：“今天我走了17个小时，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一位20岁的男生嗓子哑了，还在不断地呼喊：“反官僚……”

一些北京市民“感动了”。

有人流了泪；有人把香烟扔给了大学生；有人喊出了“大学生万岁”的口号；有人把大把大把的钱投进了募捐箱里……

这一天，交通严重阻塞，有30万人没有坐上公共汽车，上不了班；有许多家户取不了牛奶，换不上煤气罐。人们出现了不满情绪。

游行，一直到太阳落山还没有完全结束。

“4·26”社论在全国迅速得到反应，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形势的作用。“高自联”头头原来打算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

5月4日，北京20万青年举行庆祝“五四”运动70周年活动，万名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同一天，北大、清华等40所大学、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同4月27日